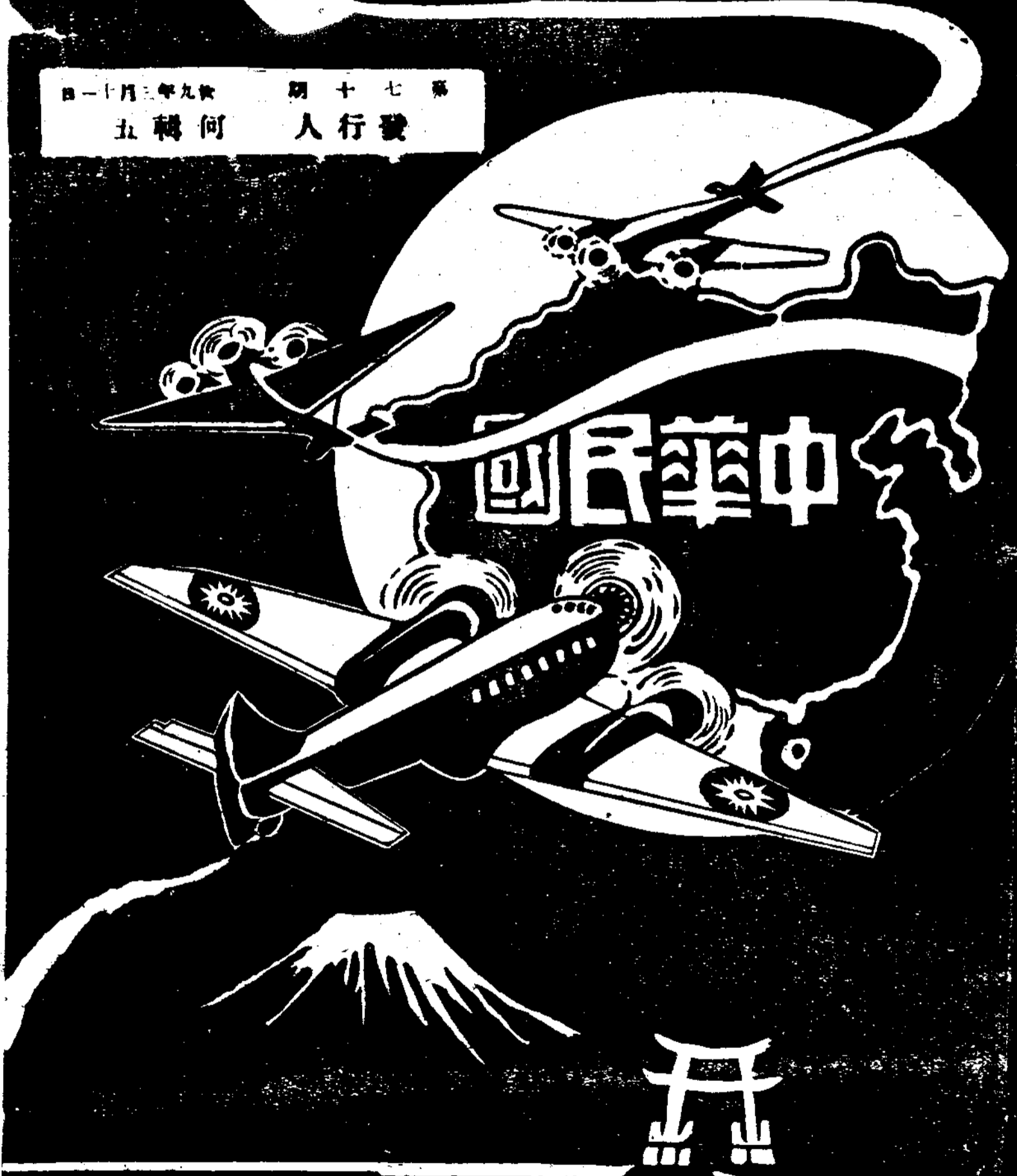


# 航空建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第十七期  
何輯五 發行



新華日報社出版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HINA  
航空建設

# 川空會戰

# 敵我空軍最近勢態

丁布夫

## 「九月攻勢」下的夜間攻擊

在空中，配合西尾的「九江攻勢」而發展「長沙攻勢」的，是安藤少將的航空隊。該隊「遠征」部隊的「夜間攻擊」。三隻新的航空工業，通過了安藤少將的戰略頭腦，把高貴的企圖，寄託於人員裝備一再補充的第十二、十三兩航空大隊，於月明星稀之夜，自漢口王家墩機場起飛，一批一批的懷抱「殲滅」的任務，無限的飛過我四川各戰路。

避免與敵逐個的遭遇，無戰鬥掩護的轟炸機的「夜間攻擊」，這一戰的採用，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安藤對着兩敵戰術的錯誤：

(一)四川山地部。敵之「開進」而時多障礙，日本人員的技術與機上的設備，兩個條件不修備。 (二)四川抗戰戰略基地，不是集合而是散置的日本空軍的兵力不純，集中使用空間太小，分散使用則力量大減，兩者都不能給予對方以巨大的打擊。

夜間作戰比較困難，我們固不必過分的誇獎我們自己的夜間作戰能力，可以在夜間給來襲的敵人沉重打擊，但還遠來襲的敵人，在茫茫的夜空中，也是感到目標的發現困難，任務的達成困難，所收穫的成果當然也極其有限。所以敵「九月攻勢」下的空軍轟炸「遠征」部隊的「夜

## 閃擊出戰及其成果

敵軍中空軍的「夜間攻擊」，持續了幾平半月之久，銳氣已疲，常此時也，繼續敵空軍「夜間攻擊」之後而起的，乃是中國空軍的閃擊出戰，一支銳利無常的新頭。自四月××基地奮起，於十月間二次爆發武漢，一次截擊漢城，收獲空前的成果。我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堂堂的陣容，發揚威風百架以上，逐逐向南北基地上空，實使敵人魂飛魄落，手足頓錯。

中國空軍在第二期抗戰中，二月間的蘭州空戰三月間的瀋陽空戰，是第一個高潮時期。而在安南空軍的「夜間攻擊」已疲之時，適值我軍的第二個高潮時期，揚起這個高潮的主力，是我們又型的最新秀的轟炸機，也帶着高空「氣壓」敵人所未想不到的高空，使敵人望塵莫及，還有那百架百中最新設備的機群，這樣使我們雖然有三次出擊，但比較敵軍半個月的「夜間攻擊」所獲的成果，卻要強過百倍。

武漢之役，敵軍的損失，有兩個極明顯的情況值得注意的：第一，敵軍在九月間的「夜間攻擊」每次空襲川境使用的機數，至少是四十五架。多則五十架以上。但是十月三日我軍轟炸武漢之後，至「一一」，四一四川空戰之前，敵軍四川

## 川空會戰前敵軍的補充與準備

「九月攻勢」破滅了，「九月攻勢」下的一夜間攻擊，也隨之而破滅。但是西尾在華中決不會甘於認敗的，「華中攻勢」的再建，勢在必行。於是安藤空軍乃拍胸脯，要以空軍的力量來開拓「華中攻勢」。所謂開拓第一就是大規模的轟炸四川各抗戰戰略基地，但是再「不要夜間攻擊」，而要改作白日出擊。

但自我軍的武漢兩役，敵軍損失之大，加以武漢基地現有的兵力，實難担負他這個任務，因此，在這時期，「武漢兩役與「一一、四」成爲空氣中記，敵軍不免大大的補充與調動一番。

武漢之役，敵軍損害最重的一「遠征」部隊的主力爲二十、十三兩航空隊，其戰鬥力幾乎喪失

使用的機數，不過二十七架，其後雖略有增加（經過補充），十三日瀾川戰後，也不過三十六架。自四月四日我軍二次轟炸武漢之後，二十五日瀾川戰後爲一大隊二十七架。第二，四月間十二至十六日之間，均被敵軍不斷的潛炸與境西安，宜川，大荔，渭南，華縣等地，且自我軍轟炸漢城之後，西線上空有二個時期未見飛機活動。於此，敵軍在我三次出擊，的損失之大，就可想見了。



# 流星羣大隊成都空戰殲敵記

黃泮揚

## 一、「六一一」的祭禮

敵寇在十一月四日趁着我國高寒，雲霧無雲的當兒，飛起敵機五十四架，奔集來蜀，以爲這樣的大舉動，可以一逞少們的獸行，轟炸成都的半邊了。殊不知我們英勇的空军，祇以一半的數量，在成都的外圍三圍控制，已打得敵人落花流水，倉皇竄逃，潰敗竄退，現在錦江秋色，風景依然，而敵機的殘骸已爲我們古物陳列館的展覽品，敵人的航空駕駛員被擊斃的也只好做我們階下的囚徒。

## 二、神鷹的陣容

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流星羣大隊的空中健兒分爲兩翼的機隊和雙翼的機隊正在X X X機場預備做隊形練習。機械士早已加足汽油，試過幾次車，各機均毫無毛病，隊長請解譯員已完，快要起飛時，忽然機場休息室裏的電話鈴鈴的響。

「什麼，你是那號？」

「我是情報所，有敵機五十四架由X地西疾飛。」

指揮官即下令準備，不一會兒，又接情報，敵機航線很直，已將近進迫X X，指揮官看看手上的時計，沉思半響，

「是時間了，起飛吧！」指揮官這樣說

「是的，第一批的飛機應當開車了。」

隊長這樣回答着

起動車非個不停，飛機手到脚，飛行員全副披掛，機械士急忙來往，一時機場的空氣頗呈緊張，同時掛上紅旗。嗚嗚的警報在很遠處的不樂的壯號。附近的鄉民扶老攜幼，背負着被秋，手攬着衣裳，四處奔足狂奔爭地逃避。正交十時三十五分，我們的神鷹機隊在起飛符號發出之後馬達的聲響中，機輪徐徐離地第一編隊X X式飛機X架由謝隊長全和率領昇空起飛，另X X式機X架由岑隊長澤率領依次規翼翔翔分佈防線，嚴陣以待。岑隊長機隊來往於X X與X X之間的上空，取五千米高度巡邏，謝隊長機隊則在X X +，X X X及X X X之間的上空取高度五千五百米巡邏。至十時四十分，另外二編隊飛機也起飛：馬隊長國廉率領X X式機X架，王副大隊長漢勳率領X X式機X架相繼迅速起飛，馬隊長機隊在X X X，X X X和X X X之間上空，取高度五千五百米巡邏同時并規守凡裝有無線電之飛機，斟酌當時的情形和飛機情形隨時變換距離X X X十公里左右，即按照無線電之報告，向敵機之方向，集中火力，迎頭痛擊，務使敵機不能闖入市空，以盡我們保護成都市容的最大天職。調度既定，機場四圍回復寂靜，人們駐息注視，待聽我們空中的捷音。

## 三、迎頭痛擊

謝隊長全和的機隊的起飛後約過三十分鐘，敵機第一批二十七架高度約四千呎，已逼入新繁，我機即飛向新繁而攔截，在新繁與X X山

之間的上空與敵機遭遇，我機的前進位置爲九十度角，謝隊長乃率領飛機俯衝作一個垂直上方攻擊同時飛機及其他二三架也勇猛衝進，結構精，機頭開即見有兩機二架閃閃其烈，機目戰且走，慌忙在X X山附近荒郊外翻滾傾倒來所有各種燒夷彈、敵機後就就死命竄逃。我機仍追擊不捨。至開場附近，敵機即有一架着火，黑煙一團，似火龍噴滾一樣的旋繞地。

第一批的二十七架被謝隊長全和的機隊攻擊迫逐正欲竄逃的時候，十一時二十五分，又被岑隊長澤望在溫江東北發現，即以銳虎撲兔的姿勢很迅速地俯衝，作一個半滾下來攻擊，同時機隊限住圍攻，又在敵之前方以機隊行前方水平猛烈攻擊而敵一隊，敵已寒，岑隊長率領X X式的小炮和機槍格格哄哄，又一架廢廢而倒，而機隊無心戀戰，奪隊爭逃，而我軍仍奮勇追趕格格哄哄格格哄哄，又幾架漏網而逃。到敵機奔逃潰散，已離開我軍炮火射程的時候，依然隊形散亂，想已多數受傷。

馬隊長國廉率領的X X式機X架起飛後在規定的空域，當巡邏，約四十分鐘即發現第二批敵機二十七架，由西北向東南航進，乃加開油門，衝前進擊，敵機見情勢不佳，即慌忙在溫江附近投下所有的炸彈，開足馬力由西北向東南飛逃，馬隊長情急智生，乃一方面开着太陽開油門前進，同時射出指示敵機注意的符號，立將所領的X X架飛機迅速變換成一個梯形戰鬥隊形，在中



# 沒有領袖的日本

國際宣傳處譯

日本現在的問題顯然是缺少一個領袖。它的政治界，海陸軍界，以及政黨方面，其中的人物地位都差不多，誰也不能擔任那十分需要的領袖。

我們常聽到人們提及近衛，每次內閣發生問題的時候，總聽見 有誰能可能的消息。然而近衛的地位，由於他的皇家血統，皇家血統不見得就是最高領袖的適當條件，或者更適當宜於做一個打高爾夫球的人吧。

軍人所以喜歡近衛，多半是把這相交換，大半是爲了他們似乎最能貼耳聽命的人。多數日本人以爲近衛是個步步亦趨的一跟班，而不是領袖。一九三八年當他身任首相的時候，曾經發表過一個著名的宣言，甚至說日本政府永不能以蔣××爲今後的對手。這足以表示他缺少遠大眼光，讓民政治家風度，而結定了日本此兩年來的困難和災禍。倘使日本可以拿報紙上所公佈的形勢和平條件跟蔣精衛去談判，爲什麼不早一二年與蔣××去談談呢？

每一個國家的日本，他們都有一個奇怪念頭，相對於精衛的在野野路，蔣精衛比蔣末次或其他中國人更受信任。

九十多歲的貴州西園寺，每當內閣發生危機時，他精神就的遺囑地點，而天皇提供意見，選擇何人爲次任閣員。每次總弄加社，但不過調

西園寺很聰明靈活，但即便在他年輕的時候，也沒有成爲真正領袖。日本所須要的乃是一位有力量的領袖，能先防止政潮或他危機的發生，並不是當位後，生以後來供獻他如何補補的聰明意見。

米內大將此次經西園寺的背，出任閣員。這個內閣的壽命能維持到半年以後，我一定要認爲無上的憾事。在平常時期之內，這個內閣一定沒法子跟美國完成新約的。米內爲人很誠懇，有相當胆量與魄力，但決難出頭地，做一個領袖。

陸軍若有重量，忘記過去的遺憾，準備與米內合作，將來內閣還有不定風波的希望，無如目下全無此項迹象。我們知道米內是去春反對日本加入德蘇軍事同盟的一個中堅。

加入德蘇軍事同盟的計劃，若不是陸軍本身的建議，至少是陸軍方面有關人物的擬議。因爲目下歐州局勢的發展，陸軍方面雖不至於憤怒到不可忍耐，但至少對於米內是覺得有些不願願的。所以新閣的命運，全看他是否與陸軍調協。當閣制訂的時候，陸軍領袖必有過期間的阻礙，從這一點看來，米內與陸軍調協的工作是十分艱難的。

日本革新之後，以前是有過大久保與木戶，伊藤與山縣，兒玉與桂太郎等人物，他們的語氣有力，不怕別人的刺痛，他們的領袖地位不論軍人與民衆，誰都承認，雖然也有缺點，但不愧爲真正的領袖。上面還有明治天皇領導一切，明治實是在是一個實能的君主。

現在日本沒有明治這樣的人物，是不是日本現在一團糟化一下呢？若果如此，那末我們還是回到明治的英日時代去，不要這國民主化了。

我們想，偉大的伊藤，就不會忘記他日俄之役，後，爲了開拓遼東半島，他對軍人所說的壓力。此時在俄國平壤和奉天協定之後，日本爲軍事需要，空國 遼東的門戶，引引了平壤的激烈抗議。尤其英美爲甚，日俄戰爭進行之初，歐美報紙對日本的情緒很好，但是後來對於日本攻伊得非當區。

伊藤時時爲朝鮮總督，對於世界輿論的轉變，深爲關心，覺得不啻在旁。他就過這本國，獲得明治天皇的許諾後，立刻召集三個大規模的會議，邀請參與者；有內閣閣員，陸軍領袖及元老。在議場上伊藤曾演說了兩小時之久，要求取消軍人獨霸遼東的局面，准許第三國貿易通商。他說取消獨霸政策，暫時雖有損失，將來直接間接都有無窮的利益。

那幅演說，充滿忠君愛國的情緒。在他本

一、四一殉國的

英雄 鄧從凱

佑申

身經百戰。五架紀錄

(一) 光榮的戰

「八一三」的烽火，燃燒了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們的恨心...

就在八月三十一這一天，敵在南海方面的八式水上飛機...

但流寇鄧士鄧從凱的技術是純熟的，具有必勝之決心...

第二次是二十七年一月四、一三、四北的大空戰，敵機十架再襲廣東...

(二) 大戰雲市上空

鄧士鄧從凱身經百戰，擊落敵機四架之後，就隨着流寇大隊...

至於鄧士鄧在廣州，漢口，瀘陽，廣州等處，擊傷敵機多架...

最近敵機的偵探，不是他們的怕死和無恥的悲慘的象徵了。

最近敵機的偵探，不是他們的怕死和無恥的悲慘的象徵了。

人也是空軍大將... 國武備進一個新計劃，意欲根本剷除日本在遠東的優越地位...

本刊暨航建半月刊現金徵

稿簡約

- 一、徵求稿件：有關航空之論說，專載，專者，小說，每篇以五百字至一千五百字為標準
二、稿費：每千字分三元，二元，一元，五角，等給酬，不滿一千字者以一千字計算，已刊別處發表者，恕不給酬
三、來稿本刊有取捨增刪之權，並須簽名蓋章編數月終一給，憑章領取。
四、每期出版一週前投稿，投稿處詳見井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州分會

，傳於月明之夜，或黃昏殘曠之日，偷襲我後方各主要的大城鎮。就在這一種偷襲之下「五、一六」的蓉市，刻劃了一在永不能忘記的畫像！

「一二四」敵機即改變花樣了，它以五千四架重轟炸機之兩個大編隊，來回就繞在三千公里以上的這蜀蓉市很顯著的，這證明敵機是無以小事計的。一來蓉市我各航空根據地，給我們以雷達萬鈞的打擊。可是，無恥的「荒鷺」們竟鑽了空頭，受打擊者是「荒鷺」自己，打擊「荒鷺」者，是「國的神鷹」——常勝的浦星猛大隊我們的勇士都從凱！

敵機兩個大編隊，分批各以二十七架進襲蓉市，第一批是個個敵機隊的隊形，第二批是個個字號的隊形。當第一批二十七架敵機到XX投完了彈，通過市空時，敵第二批機隊二十七架也由西北向東南前進。這時我部勇士與馬隊長國廉、隊員胡勇等各僚機升空在五千米的高空，居高臨下往來巡邏，担任郊外的警戒。在XX和XX之間，總與第二批敵機航道的方向成了一條直線，都勇士乃加足抽力，一機當先，一舉與偉大的水頭衝門的蓉市空戰便展開了。

先是部勇士在前面的遠處，發現了幾十個小黑點，排得密密的，計想那一定是敵機，便放了信號指示僚機的準備攻擊。待敵機已飛近了，他就第一個正對敵機隊攻擊起來；接着，馬隊兩隊長也帶上去各僚機的死角處，加入一團圍攻。一時敵機機格格，聲響徹天，數百發的火龍，在空中飛舞着。這一幕驚險的偉大的場面，顯

得了千百萬市民以叫聲，無不報以掌聲，看這人，却早已忘却在空戰中的恐怖心理了。

敵機隊的火網，是相當的緊密的。但我們流星大隊的英傑們，都是八人身經百戰，個個技術精良，今天「荒鷺」既已送上門來，就打擊它一個痛快吧！我們的部勇士還未應着，其他各戰友也是這末想。所以，誰也不管敵機火網的密不密，還是攻擊，繼續不斷的攻擊。敵機措手不及我們多次攻擊之下，就已大半死去，這給了部勇士一個絕好的機會，加緊的連放幾槍，只見敵機頭機之右分隊敵機已着火冒煙了，拖下一條長長的尾巴，「啞」的一聲「司」地墜下來了。我們的部勇士又得了一架紀錄，「荒鷺」們逃進了！

(三) 勇猛的最迫迫迫！

敵機吃了個大敗仗，喪失了一架分領隊機，隊形便顯出混亂，也沒有來時那樣的整齊，好看了。這，自然更增加了我們攻擊的便利與勇氣。

追！再追！部勇士就追上去，余勇副跟看也追上去。一陣圍攻之後，三架到五架的「荒鷺」都先後墜落在仁壽縣屬之中興場的地方。

我們的勇士，的是胆量過大，他只知道向前追；他要追得敵機一架一架的，全回不了漢口，那才安心哩。就在這一種軍機戰二十幾的英勇空戰的追擊戰中，部勇士的機身，便也中上了幾個命中彈。但「飛機重於生命」的嗎！勇士雖背誦着這句詞，他就想保持操縱，從容的飛回陣下，並沒有想到保保險險。

飛機這東西，是最脆不過的。當勇士心中作這樣想時，機上的操縱桿已不靈活了起來。機頭已向下跌沖下來了，這時就急已來不及，可惜我們百戰百勝的勇士部副隊長從凱，就這樣的連人帶機，一齊倒栽在仁壽縣屬向家場之一棵大樹上而殉國了！

「飛機是重於生命」的英勇的部隊長是已完成他最後的一個志願了！現在以至永恆的將來，在仁壽，向家場，我隊長之英靈，將與日月同輝，天地同存！

(四) 一頁身世

勇士部從凱，廣東防城縣人，現年二十六歲。在民二十年，勇士先畢業於廣東航校之七期甲班，復見習於粵空軍司令部軍官班三個月；再轉入中央航空高級班，又受訓三個月。所以勇士經過了幾個時期艱苦的訓練，對於飛行與遠途是非當之有根據的。殉國之前，勇士任流星大隊XX隊副隊長職。因平日辦事嚴謹，待人和氣，同僚間一向就很器重他不過的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人物，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空中戰士，如平實以勇壯的追擊中殉國了，我們實不勝感德系之！

「一二、四」蓉市的大空戰，流星大隊是獲完全勝利了。我們擊落敵機十八架，我們也是失了一個英勇的部隊長，今後我們決以十個，一百個一千萬個「十八」，來抵償我們的損失！長歌吧！我們的勇士！長歌吧！我們的隊長！